

屯留縣志目次

第一卷

星野

晷度附

祥異

沿革

疆域

山川

封建

古蹟

第二卷

城池

公署

學校

書院義學附

祠廟

寺觀

驛傳

兵防

第三卷

田賦

諸籍

課程

鹽法

坊里

鄉甲

風俗

物產附

第四卷

職官

官績

選舉

徵辟仕進附

科貢

例貢雜職附

第五卷

名賢

忠義孝弟循良文苑武烈附

列女

節婦烈婦貞女烈女

隱逸

流寓

遷徙附

仙釋

方伎

醫學訓科陰陽訓術附

封廕

牌坊

陵墓

瀟澤園附

第六卷

藝文上

制勅 記序

第七卷

藝文中

考辨 文論 贊跋 命說
啟誌 銘墓 表

第八卷

藝文下

箴 歌 賦 詩

雜記

糾誤

屯留縣志卷六

藝文

昔班史志名氏畧撰著余以爲文不可遺也言爲心
聲文標言采登紀載則事業不朽識品題則巖澤用
輝寄感慨則規諷堪挹文可少哉至御制誥勅以
命有德嘉有功臣子之榮施莫大焉故志藝文而以
誥勅先之龍章煥采是爲邑乘之光

御制勅

經歷馬堅勅命

勅曰國家設兵衛以理軍政長貳皆以勲臣處之至於

勅命
御史馮斐勅命

協贊其幕者亦必得人乃克有濟爾徵仕郎府君後
衛經歷司經歷馬堅發身胄監擢任斯職歷年既久
皆克効勞是用錫之勅命夫君國非細事也而爾任
贊畫焉益懋祇修以稱朕意欽哉父母妻並膺勅命
勅曰朝廷設監察御史欲其振紀綱勵風俗以弼成斯
世之治厥任匪輕必得其人乃克勝任爾廣西道監
察御史馮斐發身胄監擢居憲職歷年滋久茂著激
揚宜錫異恩以彰勞勩茲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勅
命以爲爾榮夫官以名爲名以言爲職在明大體

畧細故扶君子而抑小人其益端爾志堅爾守毋私
於法毋撓於勢毋許以爲眉毋苛以爲能明以燭之
公以行之懋修不懈尙有顯陟待爾後成欽哉父母
妻並膺勅命

贈奉政大夫陝西按察司僉事李朝卿勅命

制曰人子祿不逮親每沐風木之悲旣得寵邀於朝始
聞爾貞之光顧子晉崇秩國隆曠恩隨其所陟恩洊
加馬爾累贈文林郎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朝卿
乃陝西按察司僉事李之茂之父純謹成質溫恭有
儀德蓄不施澤能及後爾子踐敷屢効維乃之休茲

特加贈爾爲奉政大夫陝西按察司僉事尙飲三命之榮庶慰九泉之志

萬曆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旌表節孝婦李門郭氏勅命

制曰凡臣工之勞勩旣彰則朝廷之恩賚日渥至於劬勞憫恤如蓼莪所咏者尤可悼也爾累封太孺人郭氏乃陝西按察司僉事李之茂之母恭儉禔身仁慈逮下敦敬義於相夫明愛勞以訓子願鼎鍾之養未幾而風木之恨遽深宜貺褒論用旌慈訓茲加贈爾爲太宜人淑讓有知承此休烈

萬曆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都御史李尙智誥命

制曰朕嗣承丕緒肇建元儲念茲邊境之輯甯在爾忠
良之捍衛瞻維延鎮連亘西陲績有比於長城恩豈
靳於華綍爾巡撫延綏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郵察隄
右僉都御史李尙智識度恢宏性資英特夙蘊經綸
之畧雅存康濟之心始以甲科之俊而試治畿封繼
以臺史之良而出司省郡歷遷藩臬茂著才猷爰釋
方伯連帥之權俾執信臣精卒之柄爾乃勤董吏治
振飭戎行當偃兵息武之時據久安長治之策控劄

五路獲唇齒之相依，襲服諸羌，藉腹心之允，
藩而作翰，修攘兼資，肅師律以惟臧，緩急提，
旌異之典，况值慶賞之頒，茲特授爾階中憲大夫，
錫之誥命於戲國，恩溥而有善，必旌臣節，堅而隨，
任思効及是時之間暇，惟懷永圖，顧列戍之緩，
甯益勤遠，畧尙懋無疆之績，洵迓有美之休，
欽哉！父母妻並膺誥命。

兵馬李宗勅命

勅曰：國家於都邑之內，置兵馬之官，所以清肅坊達窮，
詰奸盜，謹禁城之關，變實風火之鍊，慮其職務爲甚。

繁其責任爲不易茲惟慎選務在得人爾南城兵馬
指揮司副指揮李宗儒業起家賢關釋褐列官朝署
分理都城在公著幹濟之能處己勵操持之志屬當
大慶肇舉彝章宜有渥恩以示褒勸茲特進爾階文
林郎錫之勅命爾其恪恭乃事毋玷厥身俾坊市自
此而肅清寇盜由茲而屏息尙臻來效以俟登庸欽
哉父母妻室並膺勅命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暴謙貞誥命

制曰朕嗣服方新佈威德於中外徵師飛輓幹不庭方
唯是回面請吏累譯內屬者羈縻不絕受幣聽辭掌

之象胥而更莅以清卿列爵木天而董臺之厥典重
已爾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暴謙貞乃原
任河南道監察御史暴孟奇之孫業紹青箱學窮蒼
宙剛方克醜祖武殷勤能讀父書擢秀彤軒振葩玉
署迨膺鎮闔之任益章批勅之猷亮直無私封事芒
生擊隼忠公有度抗章缺補山龍頓網羅才門盈東
箭簪筆釐弊績茂夕郎乃簡貳夫秩宗爰列銜於詞
苑蓋爾之然藜天祿已究心於四海之同文迨焚草
披垣益指掌於九有之向化今以小客隸爾奉常來
享來王之倫羣纓縷於八節協命論言之侶感鼓

於六辭忠盡久抒勲猷丕著茲以覃恩授階中憲大
夫錫之誥命夫四方性殊畿荒判別必我得以通其
語言習其嗜欲而彼不得窺我虛實始不失馴方至
意秩若寺者多宿彥名卿需次而秉鉞焉爾尙益練
習中外深籌遠暨勿以地迴秩清可留緩養名也朕
且觀爾庸矣欽哉父母妻並膺誥命

光祿寺正卿路王道誥命

制曰朕承先帝之遺緒享有玉食內奉神祇外受方國
之貢獻惟是膳羞祭祀燕饗之用俱有經程光祿鉅
卿率屬訓事忠勞甚茂慶資特先焉爾光祿寺卿路

王道方重宏朗勤敏篤誠粵自縣尹曹耶積資累望
參陪司宰晉長符臺宣京兆之化條司奉常之禮樂
綿更既久譽論咸歸乃陟宰卿列在禁近而能以敦
樸之體慎節供需以忠事之心剴剔弊蠹久釐庶務
式於羣僚朕甚嘉之茲以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
之誥命於戲古先聖王不以侈汰糜國家之財不以
簡陋乏神人之饗惟恭惟儉以制其中肆予冲人欲
究斯義爾尙益殫乃心祇乃職用對揚予一人之光
命時乃之休欽哉祖父母父母並膺誥命

僉事李之茂誥命

制曰朕踐祚尊親需恩廷列其在外服則惟秉兵握憲之臣特被衰命非以其受任封疆宣猷修攘厥功爲獨懋耶爾陝西按察司僉事李之茂風猷朗暢操履端嚴中外游敷聲實並茂簡司臬憲命詰戎兵爾乃飭武備以折奸萌布條章以肅吏治地方攸賴朕甚爾嘉茲以恩誥特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古稱長城之倚視也而尤視人故每豪士能臣樹勳伐而躋顯職者率由此始爾尙益殫猷爲以紓予西顧嗣有遐叙洵且及之欽哉父母妻並膺誥命

諭祭贈光祿寺卿陸公並妻封太淑人陳氏文

維

萬曆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遣山西等處

承宣布政使司分守冀南道左叅政侯世卿諭祭聽
光祿寺卿路棟材並妻封太淑人陳氏曰惟爾善行
夙敦韞光未試爰資良配一德相成篤啟嗣賢薦躋
融顯綸音寵被祿養遠遠雖先後之棄捐宜卹思之
並及茲頒祭典式舉絳章霽其有知尙其敬服

諭祭都御史李公文

維

萬曆二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遣山西承宣

布政使司分守冀南道左叅政麻溶諭祭原任巡撫
延綏保定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尙智曰
惟爾奮跡賢科揚芬民牧擢柏臺風裁茂著歷藩臬
譽望宏敷延鎮建牙荷上功之賞畿南開府効入衛
之勞家食以來薦章交至圖史娛老清白留聲賜祭
示恩幽靈永念

國朝贈奉政大夫楊逢吉勅命

制曰誼篤靖供入官必資於敬功歸誨迪猶子亦教以
忠爰沛國恩用揚家訓爾楊逢吉迺同知衙直封豐
潤縣知縣楊中桂之叔父躬修士行代啟儒風抱璞

自珍克發璋璋之秀儲才是用聿彰杞梓之良茲以
覃恩馳封爾爲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昭令聞於
經篇書賡刻鶴佩徽章於策府寵賁迴鸞茂典不承
榮名益劭

記

唐

薛公善政碑記

邑王傳 徐季鶴

開元二十年有勅將幸太原重巡潞藩上顧謂侍中裴光庭先擇才能俾宿儲供公以左拾遺膺是選也潞州八邑屬時不稔上下克辦實多裨益朝廷稱之公名僅字冲用漢御史大夫廣漢之後以儒術學業遂登三公直言諫諍退官終養其後自沛居河代有不烈公七代祖辨後魏侍中汾陰武侯六代祖謙中書令涪陵元公英武忠肅魏書有傳曾祖範隋本州州都皇朝硤州刺

史祖文度曹州刺史父正儉漂陽觀二縣令光州司馬
並政理清白見重於時公受天正性承家具有美敦龐重
朴負經濟大才遷閔江海紫薇合姚公黃門監盧公特
奏有學有文身材拔萃起家授洪洞尉刺史蕭瑗許以
公輔之器羽林大將軍楊敬述持節河西以才略奏請
充管記秩滿授江陽丞長史王易從李朝隱以公清正
直攝江陽江都海陵三縣合中丞宇文融殿中侍御史
咸廩業並引爲判官狀稱猶吏畏威而破膽羣萌飲惠
以息肩奏才學惟高公清特立公操斧則代拂鐘無聲
淮海之間義風一變會有制命舉才高未達沈跡下寮

宏詞博識至公從正者上御紫宸殿親試親考入拜獻
替之司正議鯁詞多所獻納御史大夫李朝隱屢有推
薦竟無昇擢及公之出宰也以擅美對揚推能撫字將
化風俗且辭掖垣議者爲屈公無愠色躬親庶務朝夕
勤勞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二十一年人尤困餓公既出
私米兼賑官糧死得生百餘萬計勅使少保苑公深
嘉器異當朝謫莫狼暴出竟鹿麕於邑廣開郵閭大創
廢倉南填巨坑北防深水太原尹王公以殊政奏長史
李植以異能上七年在任無風雨霜雹水旱蟲蝗之害
長史李公又考其孤清耿介冰碧在懷乃居於高平山

業公與秘書監賀知章中書侍郎嚴挺之虞部郎中褚
光爲塵外之交嚴稱云難進易退翱翔宇宙之間廓然
不可得而見褚每云暗與道合神趨造化賀之篇翰往
來精密公每讀古史及聞時說有一仁一義一忠一孝
者未嘗不慷慨涕泣絕薰腥救窮急傲然獨得情智耿
然君子稱之飄飄雲霄之氣磊磊棟梁之骨方將出地
絡以遐邁超天衢而高視十七鄉父老崔亮臣郭全璧
等五百餘人式刊善政季鶴作頌傳於終古詞曰我公
兮肅英徽粹河汾穆崇闡我公兮深厥政稽邦典活人
命我公兮豁虛受洞羣友垂大久

宋

相度併縣牒

歐陽修

當所體量得潞州八縣內屯留黎城壺關三縣地居僻

遠戶口凋零全少詞訟盜賊逐縣虛占令佐及諸色公

人色役今欲擘畫將三縣併省分割入臨邛縣分所以

寬減民役兼省吏員須議差官相度利害者右具如前

今欲牒上黨縣節主簿請詳上頂事理躬親編往屯留

等縣相度地理遠近接連疆畔就近可以分割併省利

害務令人戶穩便仍具可以分併地理畫成紙圖及取

索逐縣見在戶口賦稅見役諸色公人數目畫一開坐

連申無致鹵莽者

賓適亭記

蒲津張畢

夫起臺以構亭作始則勞而求適則一也欲其遠清幽
遠則茂林修竹之是依欲其對酒平望則崇邱大陵之
可托欲其翹首面山則蒼莽故墟之所在然而爲亭擇
地者未免可否之拘爲心求適者曷離夙駕之弊若乃
振衣曳杖步徐行吟體舒氣平而心志已得則非勞之
適惟性之適焉距縣宇之北隅因城垣之故址掄才之
冗而用不加備濬池以築而役不加勞經始告成敏不
踰月於是適然而登望也古木交疎薄無留景則茂林

修竹之不若也。平林絕壑，了不蔽遏。則崇邱大陵之猶是也。東北奇秀，崑翠盤紆，何異乎蒼莽之墟也。賓或啟予曰：非君之適，乃我之適也。且至以禮從而卮酒既陳，又得居高明而遠眺，望紆徐賦咏而不知其所由然。且君之適可忘，而我之適亦適矣。余曰：善，因揭其名曰賓適。紹聖元丑八月十五日記。

惠應祠記

邑侯

許尙志

縣東北三里許有古張厚泉龍潭祈禱響應尙志以其實聞於有司，有司以其狀奏馬天子，勅名惠應，謹勒石。用傳不朽。崇寧五年十月日縣令臣許尙志謹題。

尚書省牒惠應廟文

禮部狀承都省批送下河東路轉運使奏潞州申屯留縣古張厚泉龍潭祈禱響應乞加爵號事尋下太常寺勘當據本寺申檢准本寺令節文諸神祠應旌封者先賜額合取自朝廷指揮奉勅宜賜惠應廟爲額牒至准勅故牒崇寧四年二月日牒申大夫守右丞鄧大中大夫守左丞何司空左僕射

右牒文見惠應廟石刻其所謂右丞鄧者鄧洵武左丞何

者何執中司空左僕射不著姓者蔡京也是時文武安撫權佞當國其君臣日從事於虛無祈禱諂瀆鬼神此亦亂亡之兆也錄之見宋時文牒之制且可徵當日國是云

永福寺新鐘記

開封

吳 錢

氏以空寂教立象明機物物之陳皆寫微意故學者
得以因有達空緣動反寂器類之設厥不可後乃取諸
物之爲物有聲之大者莫若於鐘鼓之於藍聲聞於外
教令所在斯得溼然而發之至於重門密室幽郊遠居
咸使有聞聞者之入耳銷藏於心雖目不覩金仙足
不履淨刹而向化之志沛然生矣其利樂博濟無礙若
此佛子之居未之有建者是謂闕儀永福王僧重辯能
明斯事作鐘其處經營十餘年凡兩鎔而不克就議者
以謂佛之法緣有付任人况一境內事之廢舉物之成
敗豈不係於撫字者乎今仁宰宋公實有力助緇徒善

民之願欲不啻作物故冶金弗躍一鑄而成歲在政和
丙申二月庚午越七月庚戌植之閣上屹然中峙既考
既鼓厥道是鳴環拱瞻聽一新未聞之耳目予因謂其
徒曰非特梵林增氣又俾邑社有聲亦爲盛焉然肇造
法器振舉潮音豈可無人乎而又鐘質純鐵聲復和宛
一若銅韻匠不論其巧工弗知其神人疑以爲作者法
緣感格爲休報之應斯可異也師避而辭曰豈一辯之
力哉嘗考古之製術厚薄之所震動侈奄之所由興莫
不有法厚則石薄則播侈則折奄則鬱數者不至乃成
申聲此則人工之極也若乃竇濺而聲貴非有神爲之

而善畀其造物者則人力幾何而可得也辨來條陳以
懇文遂與爲之記

隆德府知府韓公生祠記

吳景修

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分所入
邑藉兵五州實爲古冀之雄藩朝廷簡求州牧必惟其
賢自非碩德重望一時偉人懸覽民風通達治體足以
寄承宣之任者未始輕於畀授宣和三年秋許昌韓公
自金州移鎮是邦入境移書杜遠遶奔走之勞單車敝
馬無事華飭逮其開府聽政偶泉貨窒礙不行城郭罷
市幾月公推原法意斟酌民情不勞指顧敝端去而利

源通公私均受其賜河東均糴遠助邊計公軫念斯民
力不暇給飛章直達特允陞德府於廩輸納溫詔賜可
小大歡呼至於布宣德澤勸課農桑甄別善良矜恤鰥
寡其心以愛民爲本然而先嫉惡發奸擗伏號爲神明
巨蠹宿奸一旦芟夷斷根株而窮窟穴闔境熙然協氣
嘉生甘露芝草獻祥用彰循吏之效父老扶杖相語曰
良二千石政善如此百年未之見聞雖龔黃召杜果有
過於此乎槩觀自昔循良課最優異者非特增秩賜金
實以待鳳閣鸞臺之選我公世篤忠貞勲在王室金州
政成已膺褒語隆德士民復叩天關而陳善狀乞留久

住矣竊恐芝檢函頌陞華近列霖雨天下非千里之民
所得私也屯留傾邑仰德無以申報乃於佛寺繪像而
俎豆之謹採治績之尤者刻諸石俾子孫掄揚歌頌茲
無愧於桐鄉矣公名昭字用晦宣和四年五月十五日
記

元

創修藕澤宣聖廟碑記

河東 翟 祺

皇元奄有區夏武戡禍亂文致太平俾天下郡邑莫不
建立 宣聖廟學所以教育人材增崇聖道者也其於
鄉社有廟世罕見焉藕澤里之有廟學由藕塘宋思約

者篤志好學潛心體道盛思吾夫子德邁堯舜功過夏禹立萬世常行之道定古今不易之理生民以來洵乎未有是以自輪已財創建廟學始於至正辛巳落成於至正戊戌於是正殿兩楹輪煥暈飛流丹耀碧像觀儼然門階悉備經之營之十有八年盡瘁殫力得以成焉厥西又構講堂爲誦讀之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秋一祀及朔望躬率其徒行釋奠禮鄉耆從化俾子弟皆與於禮讓蓋先生之博覽羣經無不貫達至於事親之孝事兄之悌盡已之忠接友之信無不備焉據先生德器大異眾人者曰祖家遺德以教之先生之

祖諱聚敦厚好古克勤於家父諱祚勅封本縣尹好善不倦教子以義方兄諱思齊勅授潞州判官臨民之際以仁義爲捶楚以刑律爲無用叔諱文舉兄諱剛毅俱有善行一家之善咸可稱焉里之士人囑予爲文以紀其事予乃遊公之門者不辭狂惑聊紀其實永垂不朽焉

劉公平寃記

皇甫本

公諱依仁字企顏淇人也其父廉名著稱爲縉紳家楷範公廕自弱冠夙有幹濟名初尹潞城治效居最國嘗有賞考滿悉備六事總兵平章承詔以便宜行事選任

屯留縣尹甫到任卽能招復逃民革絕吏弊抑富強恤貧弱興利除害百廢俱舉且屯留古冀州之地土瘠民勞習尙儉素有堯之遺風焉兵興以來烏合者眾紛紛遊食民家需索無藝其儉素適足以忤軍意羅縶疑似亂罰無罪殺無辜者有之邑民史村楊仲祿密邇管肆且爲社長故蹂踐獨多而含怨者尤劇至正庚子春大饑野多餓殍社境有遺屍二皮肉腐潰莫辨誰何軍人有詐爲親屬誣以仲祿爲刼所負米而殺之者強執於所司榜笞甚酷不任其苦乃自誣殺人之罪按狀旣成皆不爲謬家資閔校幾盡乃上書領兵官行樞密院獄

其獄辭甚悉若無可疑者好生之德不欲遽斷必求審克者特委公以鞠之公爲人明足以燭理氣足以持重乃與同寅縣丞王寶王簿王天祿縣尉趙達言曰人命一死不可復生苟或誤舉不能追悔且五辭簡孚無簡不聽今屍形無辨安知其爲軍人之所親殷富之家未肯爲數斗米而輒亡命夫爲囚所以求生道也必請緩而推之庶得其情乃寬其縲紲服念至於旬時原執者慮泄所罔威力日追惟欲速致之死以絕蹤公笑曰軍威雖重其如情法何甯失不經無成不辜之殺終無所狗時總兵領御史臺中丞事遣使詢訪至縣公具以實

聞辭直意懇有足以感動人者乃召所逮數人一一審
度察辭於差各訴冤愴如出一口灼知非罪卽令公盡
釋其囚而歸之家仍遣給原掠物俾安業如故四方聞
之咸服其德詢訪使以事與他績併達之省遣使賜幣
帛特旌異焉壬寅春仲祿持狀來請曰劉公再造之恩
欲報無由願爲文以銘諸石庶垂不朽使後世知楊氏
子孫得不絕者公之賜也余覽其狀而嘆曰嗚呼刑天
下之重事也古之人必致欽恤之意常慮其冤也其勿
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矧軍強民弱非公之德之力
必殉原狀而致傷則人死矣嗚呼庶幾公以庶獄

奪貨之時不執法以虧恩使無告之民幾危而安幾灰
而然非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者疇克爾耶陰德陽報捷
於影響於劉之門安得不昌大平因有所感故不辭而
爲銘銘曰政之所重無踰於獄刑罰不中比民於毒軍
法惟威孰分曲直哀此良民罹虐無告嗟惟劉公欽哉
惟恤不爲利殺不爲威屈既察其寃遂雪其辱拔生於
死轉禍爲福德決民心惟悅惟服勒之青硯永爲傳述

張公去思碑記

邑人 宋思約

張公諱鵬翼大梁人少遊成均辟爲宗正掾蓋成均乃
聖學之宗宗正寄國戚之任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

雖因居養之所致實由父祖之訓師友之切磋而然也
昨是調爲古純今日是邑也土廣人遠純俗厚易以
從化篤舊非是邑者皆委靡而不振無以善政稱之公
來邦是邑律已以嚴莅官以敬適丁五癘草昧兵凶薦
臻正如蝸如螻之時如沸如羹之日公勵精圖治刻意
愛民事上接下恭而有禮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凡民之
事以身勞之故不賞而民效不怒而民畏凡百供需悉
皆首辦未見有後事之責非才全德備能膺大任者曠
克爾耶時羣盜焚毀都邑剽掠村落他邑之民率皆竄
於山谷公以至誠開納親當矢石爲念故屯民不見其

出境且盜去之後因緣爲奸之徒設方略擒之俾皆就戮雖以擾攘之際學校猶興弦誦相聞四民從化互相勸勉而不相訐也他邑供需咸缺茲則飛芻輓粟而民不知轉輸之勞於戲政平於治甯之世易政平於擾攘之時艱今適擾攘而他邑所難公獨易焉是果何道能哉由公有三善焉寄百里之任不見其有驕矜肆志焉終任貧居清淡而不見有饋遺請託焉上壽臨御省樞督責當廷正色挺直不撓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公皆有焉公旣去矣闔邑之民追深仁而莫及謀不朽於是出而命余爲文余不愧其狂故

拓其實因傳諸後於是乎書

明

潞州屯留縣重修永福寺殿閣記

陵川王府
教授豫章馮世嘉

永福寺居縣衙之後邇闡闡之中創立古昔住持迨今
護國掖朝佛天靈聖隋唐迄宋至於我聖朝崇重弗怠
奈緣年深損壞正殿傾摧佛像金身朽脫玉質前閣倒
塌弗堪觀瞻於是前僧會官義河暨新僧會官圓能輩
覩寶像起慙愧想捨金碧生懽喜心傾錫鉢之有餘仗
十方而補助計用度書餼糧買兼金雇匠石粧嚴諸佛

重建殿閣輪奐一新既而工完焚香佾什造予官舍請
余記之余謂記者誌也誌其事之始終垂其緣之廣大
整舊如新視昔如昨功德灑翰誠徧河沙此所以心馳
兜率力並祇園者耶擬諸善衆若圓能者絕無而僅有
言也昔龍樹造塔廟修橋梁而加王位蕭梁濟菩笠建
寺菴得成帝業其修因作果結果尋因有自來矣予知
義洄圓能因既修而果必結生天必顯於九族功業今
現於一時余爲之記之者非所以獨善其身因所以作
倡後人念善於悠久矣大衆聞予是記鑄於金石耿耿
而不磨矣助工則鄉宦廣東按察司副使王紹都察院

廣西道御史馮斐督理則致仕縣丞常俊崔致恭主簿羅素例宜並書焉是爲記成化四年桂朔立石

重修至聖廟記

邑人

李尙智

屯留學之有孔子廟其來遠矣再修於宏治甲寅自是而後爲邑令者或惜財用或重勞民因仍歲月而廟貌浸圯敝屯之士日切憂焉嘉靖庚戌歲浙之桐鄉金公澗者以宿望出爲茲邑令履任之初卽有志於修舉慮民之未孚也乃徐爲圖之諸凡料物工費因時設法日積月累而民罔知也越三年甲寅政通人和侯日事其可以興乎屬之義民李朝鳴者果經理周詳朝夕不怠

未及六旬實實乎爾枚枚乎爾規制煥然改觀矣是舉
也不傷財不害民侯督責之於上而樂事勸功則縣丞
周君相主簿高君登典史蒙君添福協心贊畫則教諭
王君鞏訓導王君寵白君璘而朝鳴則課功以成侯之
志者也事之有待而成也如此哉吾夫子在天之靈其
足以妥矣然廟貌有他固所以尊孔子也而豈止於是
哉由六經之文以求聖人之心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
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耻以爲垣牆
推之以極其至兩儀範圍而不過八荒我闔而無遺此
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其所以尊吾夫子者固有出

於瞻仰之外者矣茲聖天子稽古右文之意也侯之心也師之望也儒者分內事也吾屯之士風彬彬然盛於昔矣復何俟乎智之言哉維時智以王事過鄉閭適躬逢其盛而教諭王君輩率吾鄉諸士屬智爲文以紀其成弗獲辭也於是乎言

重修城隍廟記

前人

古者方邱祭地之外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山林川谷邱陵墳衍在家之中雷在野之防水庸所當祀者咸有常祭古禮足徵已其郡邑城隍保障邦土捍衛生民由來非渺小也歷觀傳記制自神農黃帝而古禮叙百神之

祀則無其文稽之神亦地祇之屬廟祀始唐而未達於天下宋達於天下而縣猶有所缺我太祖高皇帝秉錄御宇既正海內郡縣神號以除亂經瀆神之習而城隍上自京都以暨偏州下邑率廟以棲其神長吏朔望必祇謁春秋與社稷等壇並祀三時厲祭又以之爲王遂載在祀典焉屯留縣城隍廟建在縣治東南隅歲久浸圯萬厯癸巳三月蔡公奉命來宰茲邑未幾諸鄉耆以修飭請公曰治民事神吾事也俟圖之越二載乙未政教盡善近悅遠來公曰廟工可作矣乃捐俸金爲倡由是僚屬鄉士民忻然各以貲助督理付鄉宦知縣郭君

包田分理命省祭官申應瑞社首壽官許相等卽市材鳩工協心興役重修正殿五楹東西廊各十楹神廚三楹神庫三楹鐘鼓樓二楹前門三楹東西旁門各一楹寢宮五楹東西子孫廣生各三楹創修獻殿三楹牌坊三楹東西牌樓各一楹儀門樓五楹前蓄水爲瀦採石爲橋橋口各牌坊一楹門外磚壁二仞齋宿樓房三楹至於神用主禮也用像非制也然神道設教亦古人權而行之以從宜耳故今復加繪飾無改於舊焉工始於五月二十二日迄九月二十九日告成規制巍如煥如視昔奚啻十倍猗歟休哉郭君借衆屬詞於余以紀其

事余何言耶嘗聞唐李陽冰爲縉雲令禱雨於其邑城
隍之神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旣而果雨由是而觀
神之爲靈昭昭也古哲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亦有爲
民而徼福於神者公兼而有之神之靈何以旣答哉固
知厥城承高厥池永深以奠安蒸民於無疆維神之職
亢旱而禱卽雨水火而禱卽息疾病而禱卽痊維神之
庥恆言賞罰隨是非禍福隨善惡賞罰之柄公已操之
獨所謂禍福人者神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冥報無爽俾吾民咸回心向道神歛其功而
人不與知殷殷屯屯風俗純美維神之衡此皆贊造化

翊治理禱亦永有所依豈非公今日修廟之意哉公別號覺我定興人由萬曆壬辰進士蒞任勵精振飭百度維新數其鉅務如繕孔聖廟崇文教也繕關帝廟闡武功也繕倉廩備積儲也繕公署便政令也獨城隍祠已耶公才志超卓若此異時任重投艱爲國家興利除害救弊補偏海宇蒼生每享帡幪之庇垂之彝鼎蓋自宰屯日已有明徵世能多得乎城隍廟之役縣丞孟君學禮王簿張君宗朱典史徐君思若儒學教諭王君宗魯訓導奚君超王君克勤得並書之

按祭法山林川澤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屯留西北四十五里山峙三巖其巖峯之巔建有廟像
吳稽攸始父老相傳歲不用禱輒雨利益蒸民祀事愾
若宋崇寧間封爲顯應侯不經甚矣我太祖高皇帝龍
飛三年詔革嶽鎮海瀆歷代封號止稱山水本名如二
巖山則曰三巖山之神命有司春秋仲月擇日虔祭
名正義安萬代合典也迨天順庚辰夏境內大旱六
月月不雨邑侯率屬雩於有廟卽零雨濕濡秋乃熟故是
日之祭迄今罔缺但歲久廟貌弗飭或一葺修竟非大
觀也

丁丑六月韓侯奉命視篆留呀仲秋祀日躬詣

濟山將享於社甚謹竣事覽茲圯陋嗟嗟靡甯時鄉耆
羅勛鼎新侯曰事神治人長人者之責矧神在祀典耶
當置焉越明年戊寅仲春祭於山周爰咨度季夏祭於
山次周爰咨度曰可舉矣遂遴練事邑人申鈴等十三
人勸董厥役侯出俸金爲倡僚屬暨鄉官士民亦樂然
輸贊有差諸料物匠夫之需悉於中取辦八月十六日
經始己卯六月朔日告成重修正廟五楹寢廟三楹增
修西廚房十楹舞樓三楹東西齋所八楹山門三楹門
前登之崇坊規制煥豁足以妥威靈而駭奔走誠一方
之巨瞻哉原其初侯豈不欲遊成然民爲急自蒞任來

求民之瘼不遑啟處必俟政學人和廟工始興非施爲
罔眩之智乎吾民報成於侯僉曰神將祐民歲其有實
我侯維功侯曰聖皇參贊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四海
咸熙實明明天子維庥非善則稱君之忠乎侯復申論
明有法度幽有鬼神爾能奉公降之祥不則降之殃民
乃悚慄曰敢弗若於訓非神道設教之權乎智以始之
忠以成之權以終之且財無費官力無勞民是役也君
子謂之懿舉侯誨吉祭告先期鈴等緣余從鄉大夫後
偕來請記余不佞謹即耳目所聞覩者爲識如前侯諱
復禮字仁卿別號克齋陝西涇陽人治邑端軌明法百

度聿新巖廟特一
循魏君紀典史李君珍樂觀厥成則教諭楊君九章
導王君汾張君邦靖胥得得善助工募官士民他石
詳列焉

重修城垣記

邑人

路王道

記者曰城郭溝池以爲固又曰坏城郭戒門閤則設險
守國重門待暴固古之制哉顧物久則敝敝則新其勢
然也然興一役未免樹一怨有如勞而不怨則非佚道
之使信而後勞者惡乎可屯留爲天黨附庸四馳孔道
五雉之雄其來有自非直一方捍衛卽輪蹄往來者

重關險要莫不悚然有惕心焉厥係豈輕渺哉比緣歲
月寢久風雨摧剝其間因仍者十之六七傾圮者十之
二三懷保障之慮者甯能愬然吾邑令俞侯蒞政之暇
行城履隍顧瞻城垣多齧乃嘆曰縣之有城所以盛民
也無城則外何以捍內何以衛民靡得帖席卧矣乃今
不葺殆將頽墜予誠不能苟一日而食也乃召父老子
弟而面諭之眾諾其議肆奏記於諸上官諸上官咸報
曰可初無俟於簪人相簪以共籌善民燹契以占兆而
詢謀僉同事可得而舉矣獨計屯苦民貧茲復爲之擾
動如澤竭之謳何爰稽故牒得歲額葺理銀若干所儲

與所費畧相當遂虔告諸司土者以興是役乃召屬員
分董之而倅尉則總攝其事量功命日卒叛幹稱畚築
約之閣閣楸之橐橐侯亦不時輕輿巡胝勿亟之諭與
子來之趨相鼓舞工肇於是年二月初八日卽於八月
初二日而告成蠹蠹乎實墉哉不愆於素矣蓋以屯民
之財力葺治屯邑之城垣爲其所當爲而非以爲利也
是故財不傷而事集力不疲而緒就民不妑而庸成上
不見有號召之煩下不知有奔命之苦所謂佚道之使
信而後勞者非耶侯於是周覽而按覆之見環邑而城
者如帶環城而樓者如雲環城邑而居者如鱗次欣然

喜曰是可恃以無恐矣遂徧其東曰賓陽西曰賓遠南
曰迎薰北曰拱辰以爲斯民千百年之扞衛往來者壯
麗之觀云顧民事不可緩乘屋播穀尤司牧者之責也
復進父老子弟而申諭之蓋以爲是役也工取諸農隙
毋防爾力也費取諸公帑毋奪爾財也養其力蓄其財
正需之爲爾用也爾其亟亟圖之哉由是于茅索綯于
耜舉趾者熙熙焉各勤其業登城眺望廬舍森然禾黍
芄芄與城郭樓櫓相掩映則邑所恃以無恐者微獨城
池已也已事而竣乃問序於予予颺言曰知務哉合君
也夫政莫大於動眾功莫大於域民城者域民之區非

中邑縣志 卷之二
衆弗成也書稱勤墉易戒覆隍詩詠築城伊馭與夫城
齊城謝城韓之類城豈不急之務哉春秋之義城築必
書凡以重民力節民財爲其所當爲而已今茲之役民
以之域而衆弗加擾雖非金城鐵甕繫亦比鄰乎長子
之厚完也顧不偉與於是乎書

鐘鼓樓記

劉健

中原之地山西最高潞州當太行之巔居天下之脊尤
非他州比故郡名上黨屯留其屬縣也本名純留其地
在羣山之中險狹且磽薄民田作勤一歲所得不及他
郡之半故其土俗自古號純儉其勢然也凡附山之縣

民居皆蕭疎而城郭亦荒陋不治我皇明都金陵藩治當其北屯留遂爲要路將命之使及商賈往來必經之故民居鱗次以千數視傍縣差盛焉人煙旣繁城居治署不得不完固壯麗亦其勢也然自國初至於今日餘百年矣縣治之門尤卑隘不稱與編戶之室等而又無鐘鼓之設以司刻漏節昏曉居民及商賈往來者皆不便焉且聞縣舊有一鐘甚巨置他所不用蓋知前此吏於縣者亦嘗有意興作而未遑也慶陽王君縉卿以進士來爲是縣尹逾年政通民悅歲且大熟因會諸僚佐及吏民告以興作之謀僉以爲宜遂鳩工聚材築臺於

縣治之前而門其下其上則作樓三楹左置鼓右取巨鐘而懸之謂之鐘鼓樓成化乙未秋始事至丙申之夏凡四閱時乃卒功崇墉復宇既壯且固凡縣之政令教條於是出納吏民賓客於是以馳走遵施一縣而不失程度焉至於昏曉之際伐鼓聲鐘以嚴刻漏又足以警動民之觀聽而時其作息之節百年之缺典一朝而舉且其工費之周裁處皆有道雖用民力而民不告勞焉古人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而不怨者是役近之矣縣之士大夫及往來商賈推誦王君之功皆謂宜刻石以傳永遠余從子襄適爲縣學訓導來走書請余爲記

而王君之登第也以成化壬辰余在考校之列且有斯
文之職不得而辭遂爲次第其可言者使歸刻之

開泰街記

邑人陳簡

屯留上黨巖邑也舊治在今城南十三里卽遷史稱秦
子驕壁軍者是已遺址猶巖然存唐之武德五年乃
徙今治南阻山九洫水東西皆扼險中寬平地僅僅如
彈丸以故城郭不能恢拓官府營建之功亦多稱是縣
廳事前不及三十武卽爲大門大門外纔十數武卽爲
屏屏之後二三武卽爲民居宦遊踵接雖心病陋陋
率沿習舊貫未有與言改作者萬曆癸巳邑侯蔡公起

家進士拜命來收屯褰帷下車輒慨然有革故鼎新之
思屬當興創始日方棘於拊循未遑也越三年丙申春
百度維新四境用乂乃周視學畫從屏南直通一街屬
之橫巷稍相斥逐前地以增飾其隘隨隨度應撤民
居若干量其地若干東西悉爲廊房兩翼環拱卜
吉起市於中因日旭而集日旰而罷蓋不惟官府之規
模宏麗足壯臨蒞之爲且也泉貨輻湊人物往來如織
一轉移間居然大都會矣既又鑿屏爲門暇坐堂上洞
閱遠覽忻然有當於衷命豎坊街中而表之曰開泰橫
巷亦各爲坊東曰仁育西曰義正品式俱備

又彬彬質有其文丁酉秋厥工告成邑父老相率而
於余以記其事余卽謂曰諸父老亦知開泰之義乎應
曰吾儕小人奚足以知之爾聞其說余曰易有之地天
泰而象之言曰天地交而萬物通夫泰者通也吾邑衙
門無街幾於面牆塞之也如真家謂從有邑以
農困耕土困墮工困也困於廢著其徵應宜皆
塞幸公今日爲邑人創道此所濟平正直無間無
然可由豁然可眺有王道同遠不悖之義焉自茲以還
行見亨通肇啟百昌濟於長而道也必且緣南畝而富
箇倉土而通也必且遺昌期而足也爲工而道也必且

借貿遷而贏什一一人作之千萬人利焉一時垂之千
萬世安焉此公開泰之益也福之所由闕實有不修是
者余觀公之爲邑大矣公之仁以與已通引已之謂
以與民通利必以氣必除廢必修而睦必舉試其
知縣荒蕪廣積儲恤窮民急公完理在與利之凡恩明
教化釐風俗葺祠治警盜治漚也凡此皆修舉廢墜之
屬也革里甲改驛廠限稅減役蠲豪糾慝皆除害之屬
也惠與法相儔政與恩相配一身之精神與黎庶之命
脈相關象魏之湛數與法厚之意欲相協以故其甘內
外四業即序百姓安堵耳

乎萬天無懷氏之世哉此之謂哉成輔相以左右吾民
而成其爲泰其專在於一街之修幾幸開泰如堪輿家
言已哉噫嘻此猶其小者也余嘗拜公下風竊觀其爲
人含宏而慈仁英果而公正所謂包荒用馮河不遐遺
而亡者業已身有之倘稱天下才非耶當以治效量
屋廟堂而佐經綸其裁成輔相之方施焉遠而出乎不
匱俾海隅倉生罔不浮游於澤薰蒸德化縉緼太和之
氣訢合於兩間則公之開泰不獨在吾邑而又在天下
矣雖然泰之未臻固不可無道以開之而泰之既得尤
不可無道以保之公之外輪儉器一日彙征於朝既龍

百善具一
卷一
三
碎礪官常保民如子無難與嫗噢咻以開泰於吾邑誠
爲不偶然平陂往復道若術環復有從公而理者惟愿
素之不可常恃而孤貞以其保之則今日之泰與天地
罔極焉可也父老聞余言唯唯而退余因次第其語爲
記



南坡大士閣記

邑人 李鍾庚

若稽古帝聰明亶錫更顛望以衆鬼神乞扶政教於不
逮肆 清周岳祀瀆懷柔百神而於佛尤非崇焉洪惟
觀音大士司陰攝陽濟濟靈應三千大千於不墜墮

惟予罔覺不解觀音何說釋錄云觀顛連之形曰觀聽
呻吟之聲曰音方古昔聖帝明乃目達乃聰無二道也
曰慈曰悲不亦猶病心與疇謂神之不注於人也而人
之不祐於神也夢覺感矣迨屯兵凶餘盡墮焚坑繫有
覩厥顛連之形否繫有聽厥呻吟之聲否繫有乞靈神
明神聰起阨危而登之彼岸否噫不屯矣越壬寅秋天
鑿屯黎特簡仁侯若孫公諱枝蕃者西方聖人也履境
目乃顛連不忍覩矣耳乃呻吟不忍聞矣一片慈航直
思躋眾生於極樂國噫慈母哉神君矣惟神格神通神
之慈者神亦托其靈按屯福堂中沿插觀音一錫有年

焚僉曰不淨一日公亦下岸檢囚意亦觀音思哉夜無
端夢大士告若不樂居垢而圖南寤怪甚厥明詢故老
果述城南坡頂上古有觀音一座不計年於今毀矣公
迎神意毅然直遷大士於舊址占風聚氣奠一邑祐選

日誅茅庀材鳩工出俸金以資費更督鄉耆董其事而
木而石而金而碧而丹堊不日龍鑿軍飛巍巍佛閣告
厥成功神貺靈祐詎一時福百千萬劫盡在慈航中矣
過者焉記於予予曰佛德浩哉水龍陸象伊誰之功也
宜記而吾公之功又堪記也美政多端類難覩悉敢采
里巷之謠僅摘一二端錄焉而

川之類稱匪金粟與盤秀之桑柘匪貝葉與崇墉言言
匪化城與金湯湛湛匪鉢河與申六論懍懍玉棒覺昧
剔胥蠹森森慧劍斷魔廉櫃清行水印瓶中惠老恤孤
蔭注世界辟宮之鐸不殊天龍一指昆池之戈無異慧
河一鐵尋風水一衲山籠平道途六通神驥誕著蠻荒
教績賑餓禁賭戢萑革陋種種搏拊難以殫述真是無
漏乾坤猗與吾公真豈明豈聰君子矣神實有以啟之
翼之相大政於維穀治隆無爲民遊清淨不但古帝媿
徽直克育以配大士而懍對越矣噫嘻神人相感惟德
詎區區金人一夢哉陟波疑山維石嶙嶙敬龔並鑄不

朽

重修關帝廟記

侯王一導

帝自漢迄今二千百稔山陬海陬莫不廟食廟則亦臨亦保實式憑之縣治之西舊有帝廟宰是邑者朔望有謁春秋有祭與文廟並重為闔邑所瞻仰乃歲久不治行將傾圮余甫謁廟目擊而咨嗟者久之適任持道人以重修請余曰禮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古聖人神道設教良有以也况深明春秋之大義如帝者而顧可委廟貌於草莽乎爰允其請糾鄉老僱工庀材前為門盈中為堂後為殿三義設

獻其力士督其勤不期月而厥工告竣視昔更爲完備
庶幾安神靈罔褻越焉至於帝之峻德大業其所以廟
食百世而洋溢於山陬海鏡者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
麗地愚夫婦類能言之余又何贅用勒諸石以識月日
捐金者邑士庶若干人例得書

重修櫺星門記

國家稽古右文海內郡邑建廟報祀孔子而命其前門
曰櫺星卽天田星主應農祥維天降康以養民惟孔子
代天以立教二者濟世之大端足民所以廣教故聖王
務焉櫺星名門義取諸此屯留孔子廟舊有櫺星門歲

久浸頽劉侯雅意崇道於孔子廟暨兩廡庠覺所弗飭者既葺既修迨歲辛卯三月於茲門也擇日選材鳩工易其蠹朽補其虧缺又門屏兩翼各創立一坊題其東曰金聲玉振西曰江漢秋陽謹闢鍵杜囂雜僅趨月告成一切用費咸侯處備茲如煥如廟貌斯稱矣學博衛君率其學之子弟請余記之且曰幸有所啟發俾無負明侯作新之意余惟孔子之道在六經統會於一心而履門而升堂而入室踰入道之次第也諸士誦法孔子有年果能以致知爲入門本之易求吾心之時本之詩求吾心之正本之書求吾心之中

之斷本之禮求吾心之宜本之樂求吾心之和由是而
之焉不倚於物不蔽於私卓然常伸炯然常覺此造乎
正大高明之域升孔子之堂也由是而之焉功深於存
養理融於默契惟純惟粹不覩不聞此詣乎精微之奧
入孔子之室也時窮則以道自樂如顏曾達則以道自
重如思孟體具用周所謂遊聖人之門無愧聖人之徒
者外是而區區以青紫爲念記誦詞章爲能幾於竇入
得其門者或寡矣余何敢諗於有眾他日內襄天子以
闕四門外鎖鑰北門奠安皇極乃今明徵哉書之爲記

重修永福寺記

邑人

尹儀

屯邑之有永福寺由來遠矣考其初祇爲獲璧之古剎
爾至唐武德年始遷厥治於茲而永福之名仍而不易
址居縣衙之北北抵城垣東西甚宏闊焉前建大士閣
三楹規模廣大體勢巍峩登高遠眺則峻山聳峙絳水
清流誠一邑之鉅觀也中建大雄殿五楹東西伽藍殿
各一楹西北爲住持禪院歷閱舊記一補於政和再改
於成化至國朝康熙丙寅住持僧道常極力募化悉捐
衣鉢舉大士閣而重葺之其壯麗巍煥倍勝於前而殿
宇之朽拉金碧之剝落則有志而未逮也壬辰春寺僧
契悟大士名軒理者道常之孫也方兩遊四而補祀

已西歸矣焚修之暇目擊夫雄殿塵封佛閣苔遍羅漢
走蛇金剛失杵輒毅然起而自任曰是予之責也夫是
予之責也夫以如來之寶刹兼官府之後屏而不爲之
巍煥其制壯麗其觀烏足以稱闔闔之盛而當一邑之
中乎遂約居士徐洪英等同心協力共襄盛事而闔邑
諸君子亦樂施蘇金布許宅增蘭台之光於是鳩工庀
材拓舊制而高築月臺易木植而新製石楹法像莊嚴
金光閃灼羅漢伽藍咸與維新焉殿後建倒坐觀音堂
一區幽雅宜人趣甚適也殿東新創齋亭一所陽明暢
達致足樂也閣之左右爲門宇各一楹殿陛飾以丹雘

垣墉施以黝聖僧舍則頽者修之廢者補之而永福之地慶煥然矣是年辛丑工竣師欲敘其始末勒諸貞珉請記於余余不辭固陋欣然曰善哉師乎真永福之護持也乎夫人莫不欲福且莫不欲永保其福抑亦思夫福之所由致乎今之愚夫悍婦王鐵不畏而入廟未有不知敬者敬在於心其所以使之敬者非佛也耶脫於此而廣之至於念念皆敬則敬之所在卽福之所在而福猶有不永者乎夫何不察乎永福之名而第以爲佛之福我且永福我也敬而禮之卽我福矣久敬不衰福斯永矣不亦謬哉若契悟者造茲福境真可謂永福之

護持矣同勞姓氏另刊於石謹記

補修三巖山神廟記

邑侯屠直

天下之山水神司其靈天下山水之神尤顯其靈而弗
爽說者謂幽冥荒唐之事置而不論論而不錄非闕也
恐其鄰於幻而流於誕也雖然非聖者無法余固不敢
執阮咸之論以存乎可信不可信之介邑西北四十五
里有三巖山地志以爲后羿射九鳥之所古稱麟山卽
此曠千載累百世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遐哉其不可
考矣但其間石磴嵒岫龍盤曲折鳳嶺紆迴
赤霞偕黃鶴齊飛白雲與青松疊峙殆所謂天畔之奇

嶽者歟其東峯絕頂舊有廟像其神卽名曰三峻山之
神野老傳聞謂宋之崇甯間封顯應侯以主持茲土然
而淵源創造之始殆不可復問也據神之呼風布雨興
雲吐霧一方賴之以故載在祀典萬年香火春秋之俎
豆弗輟焉旱禱輒霽有祝必應是以秦岱豫洛之遠每
至始和以及流火之候檀越朝陟絡繹不絕使非神之
靈捷於影響烏能俾異域殊土之眾和鬯而致明禋盥
沐而駿奔走也乎昔有邑侯韓諱復禮攝篆茲邑因廟
貌頽圯率邑民而補葺之在殿五楹寢殿三楹兩廊舞
樓以及齋房山門約二十四楹蓋自今多歷年所恐時

久易頹因謀諸紳衿父老輩鳩工度費帑贖修較曩
昔之規模增則不能減實不敢輪奐莊嚴畫棟朝輝庶
可以壯觀瞻而奉馨香焉伏願撫我疆土保我人民而
賜時若消極備極無之災俾深山窮陬之地永底輯甯
是卽神之禔福於無疆也云爾

邑侯屠公祠記

邑人孫奇

嘗聞功在天下者天下祀之功在一邑者一邑祀之以
其德澤在人民不能忘也然官之易於見德者莫如令
而難於見德者亦莫如令何也令於民獨親於事獨繁
而心獨苦其地位則於諸路最遠而受知極難故唐張

九齡科定官資不歷縣令不登台郎給舍誠達務也庚
熙癸丑春徵發督伏來宰吾屯九年於茲爲鸞鳳不爲
鷹鵠深仁厚澤取通人和方意長守茲土爲吾民造萬
年福乃三爵者特擢守山東之武定州嗟嗟武人何幸
屯人何辜父老子弟抑鬱佗僚若嬰兒去慈母懷中
也既借寇之無術乃相聚而謀曰吾邑小人當思所以
不朽吾侯者相率叩余扉乞言且媿媿稱侯之神明
謂吾邑偏陬僻壤土瘠民貧幸遇仁侯嚴乃吏胥禁乃
狐鼠寬乃催科省乃訟獄慎嘖笑於左右和詞色於編

氓勤薪樵於譽髦培風氣於

應數年來政化判洽萬姓又安我輩方烹鮮酌醴爲室
家慶生成而一旦擢之他郡奪我良牧吁嗟乎自此不
得長沐公賜矣今欲擇地於縣治之東立祠建碑朝夕
焚祝庶獲我心余曰周人思召伯而愛其所芟之棠爲
甘棠襄城思范宣公而名其所植之桑爲著作林不甯
惟是二邦爭守杜衍之以仁而永懷也更若烏鵲擁車百姓
後常見思何武之以仁而永懷也更若烏鵲擁車百姓
卧轍李元紘侯霸之芳躅至今膾炙人口如侯之清風
襲人懿績炳著彷彿諸昔賢何多讓焉武定古渤海地也
漢龔遂治行爲諸道最諒吾侯之治武定者當不異於

可晉果云 卷二 三
治屯他年武定之父老子弟戀侯思侯者自不異於屯
民之戀侯思侯而冀遂不得專美於前矣將與周人之
思召伯襄曠之思范宣公並垂不朽於是乎書

重修大覺寺記

學政 汪 灝

縣治東十里許曰宋村村之中建大覺寺古殿清幽慈
雲縹緲秀峯羅列曲水環繞誠一方巨觀也殿之前壑
西域古佛其背後觀音大士蒞焉高人掃石焚香正堪
回心悟道韻士尋芳載酒亦足敲棋賦詩倚輿盛哉極
樂世界無逾此矣但歲久易湮不無傾頹鄉中耆老目
覩心傷思所以修葺之共發虔誠以

輝煌告厥成功適予歲試上黨道出純留阻雨宿寺庠
生郭藩國丐文於予予曰惟予罔覺不知寺之由來嘗
聞邑乘創於元之大定二年迄洪武三年重修佛像莊
嚴凡遠道瞻拜者莫不肅然起敬生覺悟心是以忠孝
兼潔之長不為所惑而真殆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
意歟噫苦海茫茫回頭是岸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
炭到胸中此寺名大覺蓋有覺世思乎允宜重修以觀
厥盛也肇始於康熙戊寅告竣於己卯秋殿宇生輝棟
梁煥彩神旣靈佑詎一時福百千萬劫盡在大覺中矣
爰紀始末以序之

邑侯周公賡濟士民感德碑

邑人徐道源

竊聞甦我之恩與生我同尋常小補尙懷誦感至若鵠
面鳩形命懸旦夕雖父母慈愛莫可誰何一旦愷悌咨
嗟由苦海拔置天堂厄者遇窮者遍困者亨危者安俾
數百家徒壁立之眾賴以舉火豈生我可同日語者巖
山之陽神渠數村旱魃久災繼以冰雹連年不登比戶
艱食閭里厄窮困危之苦已極民命其何堪邑侯周諱
夙龍字雲上號躍滄北直天津人也由進士來宰我屯
甫下車輒訪民間疾苦單騎親歷窮簷照沫而噢咻之
不啻慈父母視嬰兒疾痛顛連剝心剝膚醫療罔逸蓋

公世志伊尹之志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甯忍此數
百戶嗷嗷焉以待斃也輟轉圖維不欲厄者終厄思所
以遇焉窮者終窮思所以通焉困者終困危者終危思
所以亨且安焉奈倉鮮儲粟囊之餘金因體太極互根
萬物生生之意西北歉猶幸東南豐瑤章傳論因民利
民在下亦仰承太極互根萬物生生之意量力樂輸得
粟數百石爰命周縣尉家爲賜而戶爲給是公明於察
民之隱通德類情公於推己之思溥徧廣洽而縣尉亦
克昭公之明絕中飽疏公之通無留滯秉公之公老幼
維均沛公之溥男女咸沾明通公溥周縣尉庶矣乎從

此西望三峻九鳥飛處福星帶曜其休者有光風霽
月之想追念此數百戶向也如霜積雪冽浸入遍體中
血脈不行已濱於死今忽渙然冰釋煦以春風遂不覺
通體和暢恩至淪肌挾髓有如再造而數百戶亦願以
再造之軀化爲玉山鐵壁永鑄甦我之恩於勿替

絳流煙嶼記

邑侯何現龍

屯城西北有小嶼峯然起於絳河中漸爲河水衝塌尙
留畝餘若砥柱軒爽高特竊頤而喜之曰是可亭時至
午仲夏攜友往度但見河流自西而北而東環抱此嶼
遠近徧蒨葭莊村繡錯城郭欹斜半隱半現於崖壁草

樹間山容野色雪影天光一一無餘不盡吾欲名之不得竊以爲活活潑潑靄靄浮浮漠漠冥冥亦不若春春雜沓離合掩映濃淡吾人所以自適者而與造化者無非煙景也爰取於煙而名之曰山色水蒹屋染林樵下連村野上涵太虛天若有情亦不取之以其色然而晨炊夕爨言其火滄言其水以種而爲田氣縹緲尤微時和年長物阜民康之象君子於此當不禁悠然有會於形色之微而思愜園經適息事甯人作習詩書耕織之常安百工商賈之業共熙遠於

聖世者矣嗚然語客曰是不可不享而且河流向逼近

城今遠紆廻遶而不爲蟲害此澳之力亭其上環植雜
樹後之繼吾志者能容修葺之則保護此嶼卽保護此
亭卽保護此地及致百家菜畦采畝客則之曰是益
不可不亭仍取煙之在地爲清氣在天爲清光在水爲
清暉在山爲清靄在草樹爲清氣在石爲清色在城
郭廬舍爲清景在風雨爲清聲在雲霧爲清色其清
也因以名吾亭

登宜軒記

清道人

三巖之名何助乎古云弄射九鳥於三巖雖語步荒唐
或其所自始也惟不深遠也山一巖一巖一巖而巖上

黨者民無能名凡春祈秋報歲時伏臘咸登而禱祀焉
時乾隆二十有九年仲夏之朔予因有事於山之神聚
諸父老憑西崖而眺之曰千峯環拱萬井森羅是宜構
小軒以爲宴憩之所眾曰唯唯於是不彌月而軒成雖
諸君子之勇於從事其亦有神助乎予登而暢然樂不
禁悠然思吾屯之人受我

國家百餘年深仁厚澤食舊德服先疇不啻躋春臺而
登之矣但生齒日繁絃歌久治所望於遊覽間者唯翠
浪黃雲歲書大有翔麟翥鳳時掇巍科以及百工商賈
各安其業而共登於衽席且克私治欲理境常臻積功

累行懋修有永以期日新又新克明峻德而爲善之如
登所取於登之義又非但春宜烟夏宜風秋宜月冬宜
雪旱宜雨晦宜晴巢松宜鶴出岫宜雲之謂也雖然登
而宜之之君子則更有進先天下之心以爲心卽先天
下之事以爲事治一邑如一家愛萬物如一體由是積
和以通致誠以感明典禮而康第祿以迪和風澍雨瑞
露祥雲快高瞻遠矚之懷助酣歌密詠之趣君子於此
當思有以宜我神人者矣因名其書而記之

修東西廡戟門殿臺記

教諭

楊師鄒

邑有學所以教育人材學立廟所以崇聖之道範爲

萬世之師表也其配享從祀諸先賢先儒皆傳述聖教
作是文于城之寄者

國家稽古定制上自國學以逮府州縣莫不巍煥其殿
宇輝煌其輪奐典至重義至深也已卯歲杪余秉鐸來
屯謁廟畢周視廊廡門楹大半微漏因願諸生曰是葺
急繕不然恐就圯今夏六月中旬集議此事有國學陳
生者慷然以東西廡戟門十三楹及殿臺獨任余曰茲
義舉也足以楷模士林仰副

聖天子崇聖重道設學建廟之至意越二旬率攻本攻
土人至又三旬工告竣計用銀七十兩有奇向之殘者

完傾者豈並大成巖加之丹彩諸帝王胥煥然鼎新焉
入其門壯麗喬皇恍與聖德之美賽廟富百官者表裏
同符庶幾安神靈罔褻越哉余深嘉其事爰勒諸石俾
垂芳名於不朽陳生名觀光字賓玉好學樂善世居城
南之東賈村云乾隆二十五年仲秋立石

傳經書院添設膏火碑記

何現龍

立教貴有其地尤必賴有其人善始與善繼均在乘時
立法以盡厥心况書院爲作育人材之地厚人心而敦
風俗端賴師資益友及二三君子以倡率維持於其間
爲政之要莫先於此屯書院久廢自丁卯前尹焦君捐

俸百五留爲書院計積至樸崖胡君本息得五百復設
法捐資構堂啟宇一切垣牖皆煥然聿新焦君之志胡
君有以成之計年取息七十餘金併捐置地五十八畝
併租足爲館俸於是始延師課讀而肇美於基洵屬百
年盛舉余蒞是邑仰體

聖天子棧樸菁莪之化竊於斯而思有以善其後隨設
法捐置地二十二畝三分但補延師供膳而生童肄業
無以爲激勸鼓舞之資爰捐俸倡眾合得金六百因公
動用外尙存四百詳定交當生息聊助生童紙筆膏火
庶幾繼焦胡二君之志而人文奮起之一機也因立石

書捐置地畝及捐資紳士於石以垂永久至於隨時立法以盡厥心而潤色之又所望於後之君子乾隆三十七年立石

重修三峻山神廟記

邑侯 曹勳祖

闕之典傳所載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者則祀之非是不在祀典邑之有三峻神廟也施雲降雨凡旱澇災祲有求必應不獨爲一方利賴雖秦岱豫洛之遙靈感所徵四時朝陟絡繹不絕於道宋崇寧間賜額靈貺封爲顯應侯前明更正廟號爲三峻山之神勅有司於仲春季夏仲秋享祀國初因之至今不廢

余庚子歲蒞任斯土下車甫浹旬以檄催經理臺工不
及躬詣其廟八月朔自臺旋屯順道瞻謁見神像威嚴
體格超敬起畏是真能福佑我民者廟宇各楹雖多剝
落而寢宮東廊傾圮側墻尤宜修葺中閭又有私伐松
山樹株之事久益滋弊爰於辛丑冬遴選紳士中勤慎
廉正者布政使司理問馮沂等三十餘人暨四城總
同議捐修壬寅夏五擇吉鳩工大興土木宏其規模新
其氣象左氏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詩曰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若三嶽山之神主持吾邑其
禦災捍患功德之在民者詢諸耆老久津津樂道焉

則邑人尊而祀之以整飭其廟貌也固宜且屯民逐末少而務農多民間終歲勤動惟望有秋設遇災祲則天呼號束手無策似茲數載以來歲無旱澇之患靈王尤信而有徵故董其事者經營籌畫既踴躍相從而三十約之士女老幼歡欣舞抃疊次輸捐轉瞬而功聿舉依古所稱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得無相類與余每逢祭享必躬必親暇日亦不憚勤劬登山董勸甲辰冬余調任陽曲時以不獲終事爲缺丙午二月布政司理問馮沂因適五臺過余署余詢其工類再候繼督殷勤工將告竣神像以妥衆

詳勒諸石不再贅述爲述其重修之繇以見神之佑民
孔昭而民之報神亦捷自茲以往固沐神庥於無量而
余亦與有光榮焉是爲序

重修三嶮廟記

邑侯
冉廣燭

城之西關三嶮廟本邑三嶮山神之脚庵也神之出處
傳聞異詞或曰堯時人佐堯治水有功掌水旱事棲於
此山故祀焉或曰嶮山卽羿射九鳥處又云神姓張氏
爲邑之張村人有墓在焉皆不足信然考宋人王天佑
所作廟記言神宋崇甯間詔封靈贖王并賜殿額遂延
祐六年重修歲時血食載在祀典是神之爲靈昭昭也

屯民遇水旱災沴隨禱輒應凡路屬縣被神惠者悉
建祠崇焉故春夏秋三時特盛庚子歲邑侯曹公過嶮
山謁神像見廟宇傾圯慨然有重修之志因進邑紳議
之擇老成練達馮沂等三十餘人董其事鳩工庀材閱
五年而後竣更修廟於西關命道士之純謹者司香火
而歲時祈禱咸於是乎在乙巳歲余蒞任茲土時六月
不雨秋禾將槁余禱焉卽日大雨屯得以安因見殿宇
之輝煌廊廡之壯麗未嘗不嘆曹公之意之良而功之
鉅也丙午春曹公白篆碑記郵寄首事者使書石於嶮
山以誌不朽而三嶮廟之由來亦不可不記遂率筆書

此俾立石於殿側後之宰斯土者時時修葺之無使廢墜庶屯得永邀神惠而曹公之功董事者之勤亦與並永矣

峻山異雲記

邑侯唐金

山名沿於秦漢距城西五十里其神王霍稱王曰靈既由來無可考每六月六日守土者例修祀事先期率僚屬宿廟志虔也嘉慶三年歲戊午屆時將事斯役友人李靜庵從弟固園偕往於時郊原雨足禾黍油油循麓而登悠然忘暑廟西有亭名烟雨屯留八景之一晚憑眺焉濤起萬松青綠遠岫一彎新月影射檐楹縹緲清

虛不知身在人間也山外忽現一湖平望無際涵月瑩如銀盤迤北一山半浸湖裏崎嶇崢嶸與湖光相吞吐向背淺深瞭然可辨有隄由東亘西約十數里依稀竹樹村墟澹遠如雲林畫方爲凝睇神怡更橫來魚艇一宛有盪漿其上者久之搖搖沒浩淼間湖之南二山聯屬其一如出雨中溼翠初濃望之欲滴一則坡陀平野皚皚積雪其短樹枯蓬之出沒者其崖隄亂石之見根而露穴者厯厯如畫且有畫不能到者嘻山以外自蒼茫也何有湖與山皎然月在天也何雨與雪雲爲之也異哉何在無雲乃獨於茲見其靈幻如斯且如俯平樓

也童僕在旁無不嗟嘆稱異時已初更其爲湖爲山爲
隄者猶綿邈未散爲之裴裒不忍去質明行事畢延賓
亭中進早膳迨維夜來所見神逾遠云歸語同人不之
信靜庵固固謂予曰若未與偕無怪也蓋記之爲山
高則水勝水行於石之不僅以空濛渺靄爲
奇也

藏冰窟記

邑侯 唐 鵠

邑素災於雹嘉慶丙寅余爲藏冰以禦之越六年辛未
邑人士共修冰窟以藏其事而復欲刊石以誌立祀之
窟末余思易章有之曰假有廟以致孝享而知祭之爲

義有取於萃也蓋志不一則不萃物不備則不萃萃之
爲義大矣廣矣因取余之終始本末而備言之余始蒞
屯而遇寇卽欲舉藏冰之禮而猶恐今無其制未敢專
也爰請命於府憲以定遵循蒙面諭之曰七月之卒
藏冰之道也古有其與今行之非創也又何疑焉於是
退而決於行而其意乃萃然齋虛少見者多怪無徵者
弗從爰捐俸以爲倡行之三年而邑無寇災民志
自是鮮惑而志亦萃焉然又感慈焉憶之切切焉望之
以爲祭費所出無本則終窮有資乃可久徒捐俸以
沿焉有積吝者也

意而捐廉以爲資飭經理有歲出其息以備物行之六年而災亦胥由以弭焉由是而民志定民情悅欣欣然共謀修窟以爲藏冰之所不數月而告竣其於華義殆庶幾乎惟是冰交自民而民心如面將事不同有以不累之冰潦草塞責者傳所謂藏川池之冰棄而不備者此耳安免有不越而殺之風不發而震之雷哉故又著令分所出之息雇車以取冰務於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之地以伐之庶幾不勞里下事歸畫一此則始終一萃之可書者也顧萃則萃矣難保其不渙也使自茲以往主祀者或跋倚以相承則心渙經理者或侵漁以滋弊

則事煥是萃之爲義可以一日可變育羣可以一時可
以萬世者正不能不厚有望於雖行之賢者也若謂建
亭立碑以誌立祀之意於不忘如孫伯也之有甘棠焉則
吾豈敢

東西義學碑記

教諭

劉道源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學之名不一而所以建學
之意則一也沿及後世則有社學義學之分亦猶行古
之道耳屯邑土瘠民貧向無社義兩學是以里巷子弟
卽有可造之姿往往苦於脩脯無藉以致終身不獲有
成壬申春適署任王公諱照字春亭順天大興人以州

收贖家茲土下車之始首重學校因邑未有義塾乃亟
亟謀所以建之爰捐廉俸三百金進紳士而語之曰斯
項可公置地畝按年收租以爲延師膏火之資復諭四
城總約在東西兩處擇其清淨廟觀各立一學凡家貧
子弟均得誦讀其中質之秀者固可儲楨幹之材質之
愚者亦可免愚魯之誚誠義舉也顧事貴善創尤貴善
因公之嘉惠斯文自春徂夏由夏及秋惓惓致意可謂
創始盡善矣苟因而行之不臧恐負公育養人材之初
心今酌定章程一切事宜詳開鈐印簿內一本存房稽
查一本經理紳士收管惟願恪守彙規經久無弊因者

善矣而公之心始副矣公前嘗平定臨汾鄉甯諸州縣所過之處無不培植斯文異自者門桃李蔚然稱盛行將與甘棠而並垂矣孰謂家塾黨庠州序僅見於古也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謂成人必基於有造也又曰君子作事謀始蓋言始之不慎後將弗繼也謹將所買地畝歲獲租穀詳勒於石以垂永久云

櫛星門石欄記

教諭

白上采

語云夫子之牆以道言也必勒文以實諸牆其名則美於義則鑿矣况屯邑聖廟前臨大街櫛星門外地本迤狹咫尺之近加以數仞之牆不特言氣之盛促

更何以堪余與邑人士亦嘗議之十二年春粵東孝廉
虛舟鄭公來宰是邑留心文教振興書院種種雅意不
可殫述繼繼尤以是瞻備而且峻大不利於文人爲念
特碍於舊式未敢輕言變易然下車之始卽善諭路南
居民填築穢坑幾處折去土牆數丈其委曲疏通補接
前氣之心已概見矣十三年冬十一月所謂夫子之牆
者一夕竟爲大風所傾以迓寒之時而牆不任風若此
雖曰物之成敗有時或亦有所以激之者也翌日余偕
西學樓鳳邾廣文糾集紳士詣縣商所修理公立主石
欄之議論以祭器殘缺可一舉兩得刻卽捐出俸金十

兩以爲邑人倡邑人士感其鄭重斯文之意無不踴躍樂從亦各量力捐貲是役也興於十四年二月中旬成於三月三十日補置白錫祭器二百零二件計費錢一百一十四千有奇落成之日內外遙觀氣疏以達數百年障塞短促之病人人知其然莫可如何者公一舉而空之有目共覩稱快意焉嗚呼聖廟爲一邑文明命脈之地自今以往必有光明俊偉倜儻非常之人應運而起者科目之盛猶未足以盡之也余故樂爲之記一以見邑人之可與善一以誌虛舟先生之培養人材有至意云道光十四年立石

重修三峻山神廟記

邑侯鄭謙

壬辰春余承乏古純下車伊始邑紳士即以重修峻山廟請既而鳩工庀材至夏遂與土木邀余登山見廟宇高峻半就傾圮疑工程浩大修造維艱邑人殊無難色董理得其人取材從其便工作因其時佈施隨其量工雖鉅而賢不辭勞怨不惜費物不妄用農不害時是以經之營之自壬辰至乙未夏三年而工成按舊碑文於乾隆壬寅落成於丙午此次竣工較前倍速蓋凡舉大事必順天時時至遂有其人與其力雖曰歟擊易舉而時實爲之斯神之靈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者矣故不

日成之者謂其靈况於神乎神顯於宋額曰靈聰明更
號爲三峻山神以享以祀以迄於今屯之人水滂災祲
凡有求必禱焉所謂能禦災捍患則祀之者其感應神
速有獨異乎屯邑當澗澤衝衢地瘠民勞終歲服田力
穡惟望有秋自茲以往將民和而神降之福雨暘時若
域逢災害守土者所禱祀而求也廟成董事貢生苗治
禮等請勒其事於石余以爲中之人一時踴躍趨事以
成鉅工者皆神之靈爲之而人之秉善好施殆不可沒
也遂書以爲序

重修麟山書院記

邑人 馮錫晉

屯留自元宋思約先生始立藹澤書院以之養蒙而造
士後更傳經書院今改爲麟山書院三嶼山一名麟山
鼎峙邑西北境最爲靈奇取名以此固將萃一邑蔚秀
之氣而儲自里社達於朝廷者也其可忽諸余少肄業
時月僅官課一次無山長課學舍旣隘膏火又微無以
延師而脩金遂沒爲乾俸虛舟鄭老夫子來蒞斯土特
爲書院增捐膏火延請專師課程粗具星堂張父師繼
任以書院人才爲己責公暇卽詣院爲諸生口傳指授
講小學諸書所以養蒙講性理諸書所以造士問字者
哀然滿舍焉惜不永任接篆則藤園郭老夫子也每禮

課書院謂此卑卑者不足肅規模而振聲教爰集李莊等十二人於庭曰事有可因者基也治有宜亟者學也今書院基幸可因吾欲興學於講堂兩偏添建齋房東西修號舍如學院制平時院課既可扃門而試縣考諸童其中執卷就號並免舊日捧几爭坐諸陋習然此非一人之力一人之財可以勸功君等盍協力協財爲地方成此一件好事衆謀欣從即日鳩工庀材其原址講堂以至講庭葺之堊之其新增齋房三十八間號舍二十楹益之廣之基堅而固墉厚而豐視舊貫煥然改觀自邑有書院以來未有如是之大儲者也是役也經始

於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告竣於咸豐元年八月中間值
郭公回旗劉父師踵成之榜大門曰麟山書院示別於
官廡左角門曰義路右角門曰禮門示由斯路出入斯
門者當先明禮義儀門曰慎餘示諸生當慎言行以寡
尤悔無徒爲干祿計講庭曰規矩準繩講堂曰多士舒
翹示諸生當敬業樂羣期爲國用毋或如稷下流弊於
養蒙造士之意殆三致意焉諸生觸目警心欲由有造
以進於有德夫豈待外求哉落成之日衆咸以地靈人
傑爲賀欲紹前明諸公科第之盛顧陸稼書先生有云
玉生於山而成圭璋之用者琢磨之力也木生於山而

勝棟梁之任者繩墨之功也土果自奮勉雖洙泗洛
閩無不可幾及科第云乎哉諸生興業於院惟願愛儒
名砥儒行遠無負鄉先生養蒙造士之方近克副諸父
師作育人材之意庶爲麟山生色云學君莊任勞任怨
邑之公舉多賴焉而惟此事尤有裨益余故樂爲之記
後之覽者其無使名存實亡焉是則邑之大幸也夫

重修城垣記

前人

上黨通衢留吁故國雄稱四塞險控三關面藍水而背
絳河發太行而來盤秀稽古純之舊治葛爾彈丸移霍
壁而爲都晏然磐石劉縣尹之成作治道於唐初路

寺卿之序文詳茸修於明季歷二百十餘年之寢久如
牆之堞口少完恢四里三十步之週圍雉堞之槎牙多
齧此擊析者恒虞暴客之忽至而驅車者企望哲夫之
克成也然而鶴鳴巖巖鳩工靡已以軍需迫切半藉
夫壞攻我莊躬命勳垣得毋愁乎韡踢况當逆氛不靖
言駁於開風若欲保障有資亟綢繆於未雨粵以同
治二年春邑侯岑禹功先生奉命蒞屯星言衛所日戒
覆屋心竊憂之謂救民莫要於保民料寇宜有以防寇
如斯之城郭何以庇閭閻又以度支浩繁籌議再四材

葦大厦爲一勞永逸之圖身繫長城收衆志共成之效
撓筆論而不惑動大役而無妨農事之維艱用其財
而惜其力冀士風之丕振靈其地以傑其人三十約詢
謀衆同不必按丁而奔走廿二里踴躍恐後居然如子
以經營則見百坊皆與靈虛不疑其修內垣也陬陬橐
囊最馨鼓以弗勝其不疑也充化言言甃花磚而無
壞復構紅樓一簇位丙午而彩煥文明試登丹閣千尋
躬斗牛而光迎紫極仰看層巒疊嶂望峻與挹秀齊輝
俯視巨浪洪波拱翠偕觀瀾並耀原非特崇墉而傑出
者東宇景飛列星可

九廬鱗次已也其東也龍

池鏡展饒物產之豐，腴馬跑泉鳴，徵神功之靈，現有事
東作，榜曰賓陽。西則庚郵，滙通驛路，肅商飭之裏，丙舍
旁，感圃村，明夕照之中，爽氣西來，區曰成遠。其南青斜
郭外，蓮岡迤邐，而如屏。城內，柳堤連橫，而如畫。街

長，有並，以雲山而翠，橫芳左。癸水東流，因名環，皆
乃延城，剛接，登，林見天，荷，繁，余，吾，厚，鄒，長，子，峯，廻，水，地
山川之佳，氣，之勝，形壯焉，心，靈，其
之曰，分，子，山，之，二，子，山，也，富，必，有，富，才，蔚，起，擢，巍，可
廣，約，仕，者，將，於，是，乎，始，因，進，父，老，子，弟，而，謂，之，曰，高，隱

有德守望相資誦其詩讀其書共敦善俗宅爾宅何爾
田無廢先哲今四海孰少完郭家辭全室而爾等熙熙
哉
而
拜手
曰公之德也屯之
也似於癸亥秋於於乙丑夏量龍而世上不見戴星之
煩
而勞下不知喘月之苦是時不奪三年之大育
頻
壁
一
新
萬
姓
之
壽
使
永
固
狀
金
瓶
以
罔
缺
地
利
而
兼
得
人
和
心
敘
其
共
堅
民
安
而
益
隆
國
泰
宜
銘
以
志
無
忘
申
甫
之
庸
有
美
心
記

創修靈泉廟記

前人

屯居太行之谷地高而土亢宜雨水不宜旱是以禱雨之所亦多若龍潭若峻山若馬跑泉若神井皆有廟祀之旱輒禱禱輒應如疾痛之呼父母焉可不謂靈乎比同治乙丑夏旱甚四月至六月初不雨定齋於署民焦於野商賈嘆於市鏗聲相應不絕於耳柳枝相折競戴於頭迄無應也既衆謀濬泉於西關道左泉湮久與道平蘆葦叢生不得其處忽襄垣尹以

勅封康惠昭澤王神號得請管岑邑侯命位以祈並祀風伯雨師泉隨涌出是夕大雨一雨三日可不謂尤靈

平岑侯喜乃召約總而謂之曰夫人於疾痛之呼父母力有窮時或有從旁救之此其感宜何如况蘇萬頃之苗於既稿恆億兆之望於久困轉歉爲豐予飢以飽龍之爲靈昭昭也民之廟祀之也固宜舉鼎推晉董事遂乃鳩工庀材相地啟宇岸宜洞洞之窈而幽阜宜廳廳之軒而爽池宜發發之清而冽升以拾級繚以周垣經始於五年三月落成於六年七月顏之曰靈泉廟而祀王與風雲雷雨位倘所謂水不在深有龍則靈者乎蓋神之靈蹟多顯於馬鞍山龍山川之神有能致雨者則祀之今神承

天子命血食此土保護此方其靈與龍潭峻山馬跑泉
神井等其祀亦與龍潭馬跑泉神井同豈若世俗所傳
云爾乎每當春秋佳日風收雨霽僭童冠登臺閣憑欄
四顧水氣撲簷山光橫郭良苗徧野綠樹圍村詩料盡
本不可殫述此又舞雩之靈境也是宜爲之記

修道碑記

長治

郭從矩

歲在上章敦牂之寤月余驅車至屯見有持畚耨者問
之曰修南坡也旣成申靄庭諸先生囑其序於余余考
屯留之脈祖盤秀而幼槐嶺厯鳳山天腦而貫輪於縣
治者則迎薰門之自入其南乃有曼衍之陂陁天然拱

衛與蓮峯相呼應志所稱開鑿晴嵐者是也自此坡爲
驛遞之往來輪蹄之蹴踏路日坦氣日渙於是東南其
郭門以避其衝則權宜之計也然而官斯土者之遲滯
居斯土者之貧困與夫青年績學皓首窮經而不得振
翼一蜚者從未若比年以來之甚也至耕田築室舉火
之家胥於斯乎取土而坡益損脈益壞官民之交困者
亦視昔爲益甚夫民之託體於地猶嬰兒之待哺於母
也其母寶病乳而欲其子之得養難矣且滲漏之患甚
於壅滯壅滯者導之而可通其病爲有餘滲漏者雖彌
縫其罅隙而元氣不易復願安所得醫國之手力補其

不足而育此呱呱者哉丹林揚君知其然也丙寅讀禮
時請之岑邑侯禹功倡捐填道未興工而楊君忽逝岑
公亦奉諱歸越我彭公述齋攝篆斯邑甫下車問民疾
苦僉以此事對公亟然圖之一面擇吉開工一面勸民
續捐於今秋八月改道於其東而是坡告成嗚呼善哉
雖然屯瘠邑也一費之不易籌而更籌乎且自去秋以
迄於今董事者亦甚勞矣今但令龍之受傷者培沙之
受風者補吉氣交而煞氣退發福其應無涯歟若夫正
門之開須新閣與東南角樓併一而後可今太歲在午
未可輕動南臺星峯宜培令高大而圓東北城外河沖

下沙甚急宜修堰水石隄五墩魏司馬子谿過境時勘
定也姑留以待後日可乎是爲序同治九年立石

裁革糧價陋規碑記

爲合邑糧價公議勒石以杜丁書錢舖串通婪索而垂
永遠事竊吾邑正耗錢糧向以一兩三錢一分完納不
知起自何時歷年久遠丁書錢舖人等串通每兩正耗
銀完納至四千二百之多粟賤銀貴民情艱苦不堪言
狀前觀察豐儀馮亦東誠恐釀成事端當卽具稟撫藩
各憲蒙前撫憲恒飭府正在查辦間旋經生員李亨年
崔貴德楊彬趙達武生程師孔揚名揚李會雲馬如龍

監生陳廷佐馮承林舉人等呈請夫家查辦李亨年

等赴府呈控擬訊李亨年前署府陳堂諭一兩三錢一

分不符報解定當每正耗銀一兩以一兩三錢二分完

納所有傾銷火一兩等費俱已在內此外不准絲毫

加增若以數色市平完納一兩三錢二分以錢

元者照市估多少交納不許丁書錢舖人等私增分毫

照在案乃戶書張培隆禮書丁文選刑書郝文

炳接引賦役全書增加匠銀二釐一毫七絲並需索補

底錢文復經李亨年等赴府呈控前署府陳批縣明白

稟賈匠銀是否在一兩三錢二分之一內等因查匠銀卽

頃時火耗之西所批不惟與斷案不符亦且自相矛盾
之使刁又經李亨年等赴府呈控正在復提問至簿
冊籍冊生員陳廷杰趙陞陸生郭逢春具呈請示查
經徵糧銀自應遵照戶部科則填奉定章程似不應
援引賦役全書或國庫司並請示正耗銀祇一兩一錢
三分餘銀一毫九分何謂言之處明白批示以便遵
照未蒙批示亦未見何處批該蒙署本縣曹老父台出
示曉諭明確將補填銀文等款亦經裁革不准一難符
收並將前任劉收並作分等款示革在案吾邑紳民自
應趕緊完納上輸國用下免民困久違丁書錢舖人等

仍敢私增名目設法需索自應勒石以垂永遠並將各
任告示凡有裁革一切浮費逐一開列於後使紳民咸
知昭明慎重倘再有前項私增名目不法情事即可援
照府案各本縣告示具呈控告以息吾鄉民生之害而
國課早完庶民人亦不致因浮費而完銀遲滯滋擾生
事以罹重咎是又愚等所深望而切告者現在糧銀以
一兩三錢二分完納裁革浮費府縣有案有示似可無
慮增加但有錢行具報市估恐其任意浮報切望吾鄉
尚義紳民不辭勞煩不避艱難常常於府城長邑鮑店
等處查詢以錢易銀如有浮報市估等情腳踏實地卽

可速赴呈控亦爲子孫造福無涯也咸豐五年立石

巖山禁伐松樹札記

潞安府知府 何札開爲飭知事案據該縣紳士李中

楨等具控三巖廟道士楊和盜賣公樹等情一案查此

案前據該道士以挾嫌串誣具控到府當經批飭該縣

前往詣驗覆訊茲據該紳等鈔錄前明萬厯暨 本朝

乾隆年間重修碑記及木牌懸載租數其爲公廟公地

厯厯可據該道士所稱師祖創建已屬謬妄復經本府

自省公回順道履勘廟傍環山皆松道士祖墳居山之

左據供葬自前明無從查考調驗雍正年間置買地契

亦不能指實地在何處至所賣樹株係在墳地並不在
該道士所指護墳地內夫生爲庸中住持死即葬於廟
中公山僧道大抵皆然豈得以墳山公物遂據爲已有
楊和等盜賣公樹經台縣緝者查明毫不知悔復敢藉
墳佔地並指廟宇地故爲變化之物嗟嘆不服節詞上
呈大府 玩重訪聞楊和不守清規行止乖謬應即送
刑臺垣縣原籍勒令還俗約王廷珠始則從場作中
繼因所欲不遂始行通知各約致與訟端亦有不合應
由該縣傳案責懲道士董信等分過焚價銀七十三
千文從寬免繳下餘樹價銀二百一十二千文著該員

世之木匠如數繳縣道有峻山公用之處由紳耆赴縣具領嗣後公村住持固當妥爲看管如有砍伐盜賣從嚴懲究近該道士墳樹無論何項公用紳士等亦不得肆意拔取以示體恤除取結完案並將人証咨釋外合亟飭知爲此仰縣官吏即便查照並將此札錄發一分發給該紳等勒石以杜尋端切切此札光緒九年立石

白龍池記

邑人 白龍池

易曰飛龍在天又曰雲從龍龍曰非池中物蓋邑之東北二十里許向有白龍潭潭前有池曰白龍潭潭水清冽疑夫龍之爲物變化不測致有云云不言言意不

於一池圍之豈龍之所在神所憑依或藉此以爲休息之所與然而池之所以號爲白龍者因廟得名實因神以得名也夫神之出處傳聞異詞鄉人遇旱輒禱禱輒

故每歲之祀典隆焉當夫風日晴和水光澄鮮魚鱗游泳歷歷可數亦足助人興會也西去不二里有白龍堰院甃小井相傳井之中有鐵杵塞其口若拔其杵而遠近皆爲澤國矣余謂斯言也荒誕而不經然嘗詢諸耆老相其地形僉謂數百年前爲水所居一片汪洋渺無涯際故斯鄉之地形尤低而附近村落又有許莊漁澤之名是亦理有足據者吾邑王學博屬予作文以記

下邑縣志元
卷之五
五
之余荒鄙不文然以桑梓名勝不可泯沒昔人云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其此之謂與

序

李氏族譜序

邑人 王屏侯

屯邑遺風世稱古純李氏承恩聿來茲土按諸世系久
聚族於太行之陽朔厥本源實肇基於大江之訃吳門
逸民留城忠戶天奪大元之祐隱桐鄉以須令主運門
有明之宇謁金陵而隨部伍以一介之布衣運籌幕府

九州於袵席塵視簪組當其伏前拜舞於

後啓後啓

貽謀之溥詩禮振家聲冠纓繩祖武或芹棧發礪或桂
林揚斧或爲梧岡鳴鳳或爲藝苑繡虎或待滙烏台而
開障天之霧或沛澤蒼黔而作潤物之雨或經明行修
爲多士楷模或政簡刑清爲庶尹規矩或腹坦銀潢之
第或面折丹青之柱或巾幗垂範而矢志相舟或甘棠
遺愛而崇祀篋篋緬維前徽未易悉數節茲後昆均堪
進取不辭鈍魯疏成巴里阿堵恭復鈞諭敢擬吉光片
羽歲在柔兆執徐南呂之吉謹識